

| 又 | 见 | 茶 | 马 | 古 | 道 |

## 《藏茶传》：为古道“立传”，为藏茶代言

◎高富华

1939年8月23日，孙明经跟随川康科学考察团第一次来到康定，受到一位锅庄女主人的热情款待。

折多河从街道中间流过，把康定城一分为二。孙明经站在康定的制高点——跑马山俯瞰这座小城，为今天的康定留下了旧影。

透过孙明经的镜头，后人能清楚地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院子，这就是“锅庄”。孙明经拍摄下了康定48家锅庄的珍贵影像，现在这些照片已经定格成了永恒的记忆。康定最后的锅庄也已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。

1944年8月9日，孙明经从成都出发，再次踏上了茶马古道的考察旅程。与吴作人相见后，俩人相约，一个用镜头，一个用画笔，展示茶马古道。

36天后，孙明经回到成都，而吴作人直到次年2月初才结束在康藏的采风之旅。

吴作人在雅安到康定这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看到背夫背着重重叠叠的茶包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到了康定；走进康定锅庄，看到缝纫工匠将竹篾包装的茶改成牛皮包装；沿折多河出南门，看到藏族姑娘背着牛皮包装的茶成群结队地走向南门外；出南门到关外，看到一队正驱赶着牦牛的商队走进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；进入青藏地区时，看到藏商以“行商”的形式，边走边销售茶叶；在天苍苍地茫茫的草原上，看到藏族同胞们围坐在草地上，大碗喝茶……

喝过这一碗茶，要历时一年半载，其中的千难万险，更是一言难尽。

为什么藏族同胞喜欢“雅安藏茶”？吴作人在深入研究时发现，“雅安藏茶”是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——“宁可三日无粮，不可一日无茶；一日无茶则滞，三日无茶则病。”

于是，吴作人决定用手中的画笔，为古道立传，为藏茶代言。

尺幅千里，吴作人创作了《藏茶传》卷轴画。但这幅画从未公开展出过。之所以没有公开展出，是因为吴作人将此画赠送给了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。2023年5月，随着《吴作人全集（民国时期）》的出版发行，这幅消失半个多世纪的作品，得以“重见天日”。

也许正因亲眼看见背夫跌进大渡河的悲惨一幕，吴作人开篇的首幅画就是“藏茶入藏”：一背

夫背负着沉重的茶包，艰难地行走在崇山峻岭中。

《藏茶传》画高38.4厘米，长299.7厘米。再加上引首，全长近4米。除引首外，整幅长卷从右到左描绘的是汉茶入藏到改装藏茶、乌拉娃背茶、牦队运茶、集市易茶、牧民煮茶的场景，画面之间并无明显界限，一帧一帧完整地呈现了雅安藏茶从生产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到品饮的全过程。

卷尾还有吴作人先生自题：“卅四年夏吴作人写藏茶传”，并有他本人“作人”印章。卷轴上还有沈尹默的题字和印章，卷轴外，还有傅抱石“吴作人藏茶传”的题签和他的印章，说明吴作人特别喜欢《藏茶传》这幅作品，曾为《藏茶传》举办过鉴赏活动。

于笔墨丹青中见画意。《藏茶传》所描绘的内容，是从民族志的角度对川康地区“藏茶”的叙事，也是对川藏茶马古道考察的完整记录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吴作人先生的绘画与孙明经在康藏考察的影像资料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既可相互印证，也可互为补充。

为古道立传的还有一位名叫福田眉仙的日本画家。

100多年前，一位名叫福田眉仙的日本画家也从红牌楼出发，朝着雪山前行，来到贡嘎山下。

“要想绘出真正的日本画，就得去中国全面地练习数年写生。”

1909年，34岁的福田眉仙来到中国，在中国采风三年。

三年间，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大江南北，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写生作品。回国后，他先后出版了《中国大观》、《支那三十画卷》等绘画集。

《中国大观》分“长江卷”和“黄河卷”，在“长江卷”中，有一组从雅安到康定茶马古道的速写，古道、背夫、雪山、大河尽入画中。而在他的“长江万里图”中，虽然他的笔墨从上海长江口画到了四川大雪山下，但在四川着墨颇多，最有意思的是他以成都为中心，往北画“蜀道”，一直画到了剑门关，往西画“西藏路上”，画到了大雪山下。

在他的笔下，蜀道和川藏茶马古道是连在一起的。

福田眉仙原名福田周太郎，正是因为他感受到峨眉山的巍峨壮观，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“福田眉仙”。从此，这个饱含着中国情结的名字，伴随他一生。

| 故 | 乡 | 之 | 美 |

## 山寨美景

◎杨全富

由于没有植被保护，一会儿功夫，田里到处都有小股的水流涌动。最后，汇集到一起，在田间地头肆意流淌，如猛兽般汹涌而来。

我和妻子所站的位置叫“巴度”，这里有较为平坦的土地，这对于地形以山坡为主的故乡而言，着实难得。这片土地由于水涵养量高，日积月累的肥土在这里沉积下来，相较于其它地方，较为肥沃，素有粮仓的美誉。站在这片土地的田坎边，可以俯瞰山脚及山腰的美景。山脚，小金川河曲曲弯弯，沿着山脚缓缓流淌。河岸旁，只要有平整的地方，都有村庄。再往上，顺着山脊，一座座白藏房散乱的排列着，每一户人家之间，阡陌相通，这些山道就像是细小的毛细血管，将这些藏房串联起来，形成“之”字形，蔚为壮观。而这座山包以上，青山泛绿，云朵吐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座山包下，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，这里就是我生活了二十余年藏语称为“德圣巴”的老家。此时，我家门前的两棵杏树上，杏子早已熟透，满树都是粉红的颜色，仿佛满树不是果子，而是满树的杏花在春夏相交的季节里竞相开放。从城里专门赶来吃杏子的人们，忙着在杏树下捡拾熟透掉落在地的杏子。而一些摄影爱好者则站在村寨旁的制高点上，拍完杏树，再拍藏寨、绿树、田野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眼前，这一座锁在深山里的村寨，仿佛一直都这样热闹着。

再往上走，路开始变得平缓了许多，在一座山脊上，十几座藏房散落在绿树之中，这里就是格达寨子。

格达寨子与甲布山寨就在一座山脊上，只是甲布寨子要比格达寨子高了许多。站在两座寨子中央的山梁上，可以看见两座寨子里的袅袅炊烟，也能听见寨子中鸡鸣狗吠之声。

我与格达寨子里的几户人家都有亲戚关系，有的还是我的本家。居住在这里的央忠是该村寨的四职干部，他告诉我，几年前，格达寨子建档立卡户有四五户。为了让他们早日脱贫，村“两委”为几户贫困户

量身定做了扶贫帮扶计划，几年间，他们乘势而上，勇敢前行，早已实现了脱贫。

走进村寨里，我来到贫困户多吉家中。他拉我坐在藏桌前，端出奶酪和牛肉干让我品尝。多年前，多吉在一次外出务工时不慎从楼顶摔落下来，从此以后，落下了病根，行走时离不开双拐。如今的他，在自家的田地里种植了几百棵美人脆，年收入达到四五万元，真正实现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。我嚼着奶酪，满嘴都是奶香味。我为多吉能过上好日子而打心眼儿高兴。

村东头，有一棵高大的高山松，树旁，有一座五层楼高的藏式民居，大门上悬挂着“五星级文明户”的牌匾。走进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场院。聂热卓大嫂见我走进来，热情的邀我进屋喝茶。客厅里，一台五十英寸的电视悬挂在墙壁上，房间正中央的位置，放置着藏式三联桌。桌子上，放着几盘可口的点心。喝上一口喷香的酥油茶，再闭上眼，感受着农家的静谧与安逸。

下一站，到甲布山寨去。

甲布山寨与格达寨子相邻。寨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，据说已有三百多年的树龄。寨子上方的“巴古”是腊月山村所有寨子中海拔最高的地方，每年的正月初八日，腊月山村寨中的男女老幼都要来到这里，进行祈福活动。村寨中的小伙姑娘用手机拍下这里的美景及人们跳锅庄的场景，放到网上，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春节前后，每天都有游人来到这里拍照留念。

在寨子中，我遇见了阔别二十余年的童年玩伴热古。热古比我年长两岁，小时，我俩曾在故乡的村办小学校里上了四四年学。那时，从甲布山寨到学校要走十几里的山路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上学时需要带午饭，中午就在校内啃几口冷馒头充饥。下午时分，走到半途，肚子饥饿难耐。为了应对途中的饥饿，我和热古商议，决定在路旁的松树上建造一座鸟窝状的歇息之所。早晨途经这里时，将馒头分一半藏于其中。只是，由于山间多乌鸦，且乌鸦善于观察，

知道我俩在此藏有食物，待我俩离开时，便捷足先登，将食物洗劫一空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作这样的蠢事。

二十年前，热古只身一人远走西藏，期间干过保安、推销员和酒店服务员等工作，但种种原因终一事无成，而后返乡成为乡间的笑柄。后来，热古当上了小包工头，有了余钱后，进军餐饮业，几年下来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我和他走在熟悉的乡间小道上，看着彼此脸上年轮留下的痕迹，都相对无言。在他家的老宅前，我们停下脚步。这座老宅占地约三四百平米的样子，四层高的藏式民居门窗早已破败，用石头垒砌的墙体有一部分已坍塌，只剩下主体建筑还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矗立在那里。院门口的那一棵野杏树没有因为主人的离去而枯萎，依然枝繁叶茂。热古掏出手机，提议在此合影留念。我不禁感慨万千，从前人气旺盛的老屋，现在成为了我们眼中的一道遗产风景。

热古告诉我，十几年前，由于山体位移，使得老宅墙体出现多道裂缝，只好另寻地基，修建一座新宅。在他的指引下，我俩来到他的新宅。此时，新宅大门敞开着，院子里摆放着几张桌子。走进大院，客厅里装修极其华丽。墙面上画着寓意吉祥的吉祥节、宝瓶等图案。房屋内，摆放着做工考究的藏桌，藏桌旁放着真皮沙发，现代和民族气息交织的装修风格扑面而来。

此时，热古的母亲迎了出来，热情地让我坐在沙发上。老人告诉我，他们家已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她舍不得老家，所以一直在此居住。“过几年，等我走不动时，就只好进城了。”老人的眼中闪烁着泪花。这泪花里有对过去的怀念，也有对故土的不舍之情。

从甲布山寨下山，水泥路上，车来车往。“再过一两年，我们这个村寨都要整体搬迁到河谷地带去，到那时，这里就很难再看见车辆了。”一位同行的大叔告诉我。

下一次来，这里或许会成为另一种风景线了吧，我想。

